

<<平淡生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平淡生活>>

13位ISBN编号：9787501428694

10位ISBN编号：7501428697

出版时间：2003-4-1

出版时间：群众出版社

作者：海岩

页数：4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平淡生活>>

前言

序 在这篇序文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个靠挣稿费生活的人，从王朔先生始，我们这种人都自称为“码字儿”的。

我虽不能与王朔先生比，但这几年也写了几部小说，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和几家出版社也混熟了。

一些影视制作人也纷纷上门约稿，索要他们需要的东西。

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是在影视市场上相对好卖的东西，比如古装戏最好卖，特别是这一阵最走俏的清宫戏或武侠戏；又比如警匪戏也好卖，警匪大战多年来叱咤荧屏，高低好赖都容易出手，若再能与反腐或反黑挂钩，那就更加如虎添翼。

因为一沾上主旋律就能把片子卖到黄金时间主流频道，让贴片广告的收入高上几倍轻而易举。

再比如，喜剧。

写不出《我爱我家》那种隽永的，写个《还珠格格》那类闹腾的也行，也是眼下时兴的一路。

电视剧本本来就是大众娱乐，本来就是文化快餐，就是商品。

一沾商品二字，“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年头老百姓下了班打开电视就图一乐，所以一定要搞喜剧。

一位资深的电视节目投资商向我做了如上教诲，令我大开茅塞。

但同时深感生不逢时——我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清史知识近于小学水平，性格拘泥又不擅“戏说”；对金庸古龙一类武林诸侯各派功法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我虽也搞过，前有《便衣警察》险些成名，后有《永不瞑目》锦上添花，但前年抛出的《玉观音》已成强弩之末，再弩必是狗尾续貂。

纵观这几年警匪戏一浪高于一浪，情节人物早被高手用尽用光，步其后尘还能让观众拍案惊奇，已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

当然最难的是喜剧。

写喜剧，如果不论为《还珠格格》的话，如果让圈里圈外都叫好的话，那样的境界非我辈所能为也。

我一向认为，写喜剧比写正剧和写悲剧，更需要思想智慧的博大精深！

但这位电视投资商并不缺乏他们这种商人特有的执著，他一再给我启发并出谋划策，他以我多年前一部作品的成功来鼓舞我的自信，那部作品名叫《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由著名的煽情大师赵宝刚搬上荧屏，把一位正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新人徐静蕾捧为当时全国的头号青春偶像。

投资商说：你还是写情感戏吧，小情小调你不是很拿手么，最好写点隐私什么的，更好是写那种纪实的，情感纪实在现在可是流行得很呢。

这我知道，多年以来，关于个人情感隐私的纪实文学经久不衰，很多强势媒体都辟有专栏，在我居住的北京市，就有《北京青年报》的“口述实录”和《北京晚报》的“私密独白”等，都有极高的阅读率和比较固定的读者群。

这类文体也成就了不少“码字儿”的“腕儿”，如安顿等。

但我依然心存顾虑，既然早就有“腕儿”在前，我再照虎画猫地“情感”一番“实录”一番，恐也难有新意，亦有学步之嫌。

但投资商不以为然，他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发表时，形式上是小说，实际上就是“情感实录”

。那篇小说最早的素材和最后的格式，确是我对一个退役女民警的采访。

从作品发表的时间上看，我应当算是这类文体的前辈。

那些靠这路子造化成名的作家，说不定还是跟我学的呢。

<<平淡生活>>

内容概要

在这篇序文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个靠挣稿费生活的人，从王朔先生始，我们这种人都自称为“码字儿”的。

我虽不能与王朔先生比，但这几年也写了几篇小说，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和几家出版社也混熟了。

一些影视制作人也纷纷上门约稿，索要他们需要的东西。

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是在影视市场上相对好卖的东西，比如古装戏最好卖，特别是这一阵最走俏的清宫戏或武侠戏；又比如警匪戏也好卖，警匪大战多年来叱咤荧屏，高低好赖都容易出手，若再能与反腐或反黑挂钩，那就更加如虎添翼。

因为一沾上主旋律就能把片子卖到黄金时间主流频道，让贴片广告的收入高上几倍轻而易举。

再比如，喜剧。

写不出《我爱我家》那种隽永的，写个《还珠格格》那类闹腾的也行，也是眼下时兴的一路。

电视剧本本来就是大众娱乐，本来就是文化快餐，就是商品。

一沾商品二字，“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年头老百姓下了班打开电视就图一乐，所以一定要搞喜剧。

一位资深的电视节目投资商向我做了如上教诲，令我大开茅塞。

但同时深感生不逢时——我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清史知识近于小学水平，性格拘泥又不擅“戏说”；对金庸古龙一类武林诸侯各派功法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我虽也搞过，前有《便衣警察》险些成名，后有《永不瞑目》锦上添花，但前年抛出的《玉观音》已成强弩之末，再弩必是狗尾续貂。

纵观这几年警匪戏一浪高于一浪，情节人物早被高手用尽用光，步其后尘还能让观众拍案惊奇，已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

当然最难的是喜剧。

写喜剧，如果不论为《还珠格格》的话，如果让圈里圈外都叫好的话，那样的境界非我辈所能为也。

我一向认为，写喜剧比写正剧和写悲剧，更需要思想智慧的博大精深！

但这位电视投资商并不缺乏他们这种商人特有的执著，他一再给我启发并出谋划策，他以我多年前一部作品的成功来鼓舞我的自信，那部作品名叫《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由著名的煽情大师赵宝刚搬上荧屏，把一位正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新人徐静蕾捧为当时全国的头号青春偶像。

投资商说：你还是写情感戏吧，小情小调你不是很拿手么，最好写点隐私什么的，更好是写那种纪实的，情感纪现实在可是流行得很呢。

这我知道，多年以来，关于个人情感隐私的纪实文学经久不衰，很多强势媒体都辟有专栏，在我居住的北京市，就有北青报的“口述实录”和晚报的“私密独白”等，都有极高的阅读率和比较固定的读者群。

这类文学也成就了不少“码字儿”的“腕儿”，如安顿等。

但我依然心存顾虑，既然早就有“腕儿”在前，我再照虎画猫地“情感”一番“实录”一番，恐也难有新意，亦有学步之嫌。

但投资商不以为然，他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发表时，形式上是小说，实际上就是“情感实录”。

那篇小说最早的素材和最后的格式，确是我对一个退役女民警的采。

从作品发表的时间上看，我应当算是这类文体的前辈。

那些靠这路子造化成名的作家，说不定还是跟我学的呢。

投资商的这番话与其说让我有了信心，不如说让我为之感动。

我从小比较自卑，因此对一切夸奖的话、吹捧的话，总是内心渴求，情愿当真。

为了不让鼓励我、推崇我、看重我的人失望，经过数日思考，终于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约了一位多年没什么来往的老同学，一个外号叫爷们儿的报社记者，在“谭鱼头”吃了一顿晚饭，郑重地向他请教写作情感实录的门路。

<<平淡生活>>

请教门路，说白了就是请他推荐介绍一点线索。

他们当记者的，接触社会层面广泛，上至显贵名流，下至引车卖浆，无所不有。

果然，那天晚上就着热腾腾的“谭鱼头”，我的这位老同学向我批发了一堆满腹爱恨情仇的痴男怨女，这些人大都来自报社的读者阶层，读了别人的爱情波折家庭不幸，便也提笔写信，向编辑们一述平生。

第二天我的老同学还挑了几封这类读者来信给我参考，我按上面的姓名地址一一找到了那几位渴望倾诉的“苦主”。

他们大多身居白领，学历较高，甚至事业有成，但感情生活颇不如意，牢骚满腹，感慨良多；或过去受过挫折，至今难以自拔，谈起往事，不堪回首。

可惜他们的倾诉，主观感受太多，具体细节不够。

议论和观点虽不乏精辟之处，但客观事件则相对单薄；纵有一唱三叹，当时听来满耳酸楚，无奈事后看看笔记，不过痴心女子负心汉，包了二奶设二房，或负心老婆贪富贵，跟着金钱走他乡……之类。

谈了四、五位，如果要写成电视剧的话，那点素材加起来也只够写两三集的，而投资商的要求很明确：二十集！

电视剧不够二十集，什么广告都不愿跟上去。

无奈，只得再找老同学爷们儿，问他还有没有更好的线索。

爷们儿想了想，有些迟疑地，又说出一个人来，“那你去找找他吧。”

他说，并且当即给我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

写完后又主动打电话和那人联系，把我想去采访的意思说了。

看来对方不太积极，爷们儿在电话里和那人拉扯半天，又唧唧咕咕说了些意焉不详的耳语，才算搞定。

他替我约了那人第二天晚上在一个名叫“平淡生活”的酒吧见面。

时间是晚上九点，让我们双方都到吧台，各拿一份北京晚报作为标识，跟特务接头别无二致……

<<平淡生活>>

作者简介

海岩 简历：五十岁军人（海军） 二十岁差人（警察） 三十岁职业经理人（企业管理者）
主业：中国锦江集团董事副总裁 锦江北方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兼职：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 中国国有资产青年总裁委员会副会长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嗜好：研究小动物、装潢设计、看NBA、发呆 最自卑的事：受教育程度低
最自豪的事：获企业游泳赛冠军的照片与乔丹、罗纳尔多的照片刊登在某报同一版面上

<<平淡生活>>

书籍目录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跋

<<平淡生活>>

章节摘录

为什么要去北京？ 优优也说不清她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去北京！

登上这列清晨启程的列车时优优非常激动，那激动甚至还带了一点誓不回头的伤感和悲壮，后来优优向我回忆那时的心情，她说她离开家是觉得这个家再也没有她的位置。这个家，从内容到形式，都已支离破碎。

或许，是由于她再次想到了周月，并且不可抑制地想见到周月。

因此她的远行似乎就有了某种私奔的意味，或许她心中的那点悲壮，即是由此而生。

列车载着她离开了家，离开了大姐，离开了她自生下来就从未离开过的城市。

她两手空空，背包里只有几件早晚加添的衣服。

买车票的钱是前一天大姐让她交给阿菊父亲的房租，她还没来得及交呢。

车票并不贵，火车带着她穿越白天和黑夜，穿越高山和大河，去投奔一个美丽的希望，这场远征仅仅用去了火锅店一个月房租的十分之一。

后来优优并不讳言，当她站在仙泉火车站的售票厅里，仰望着墙上那面巨大的列车时刻表，她的目光最终投向了北京。

选择北京作为终点的那个时刻，她心里想到的就是周月。

让我惟一可以理解这个选择的，是优优的年龄。

她当时只有十八岁。

十八岁的女孩对一切都充满幻想，把一切幻想都当作伸手可触的现实。

她知道周月在北京的公安学院上学，她相信自己一到北京肯定能找到周月。

她甚至没有怀疑只要找到周月就会找到她渴望得到的同情和安慰，渴望得到的保护和爱情。

她无意间把自己寒来暑往不断隐藏和积蓄于心的那份爱情，当作了他们两人彼此的共鸣。

她忽略了这份爱其实仅仅是她自己的一个隐私，她忽略了这份爱的另一方从一开始就从未走进来过。

尽管，这份爱在她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时已经超越了男女之情，似乎带有了亲人的性质——优优后来向我描绘了她的下意识，她说她觉得周月是她的小哥哥，是她从小相知的亲兄弟。

当然她很快就会知道，她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

第二天中午列车把她带进了北京，她一走出车站就开始打听北京的公安学院，她没想到问遍沿途无人能知，仿佛在北京街上匆匆行走的，全都不是北京的人！

她从北京站正面的路口拐上了长安街，长安街比想像中的气派。

她从东单口一直走到西单口，她真的看到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也比想像中的宽阔，似乎只有天安门暗红色的城楼不及画片上那样雄伟。

她在西单口盲目地向右拐弯，沿着西单大街往西的方向走去。

她没料到北京有这么广大，走到太阳西斜也没走出市中心的繁华。

一路上她仍然执著地打听询问：请问您知道北京的公安学院在哪里吗？无奈男女老幼皆摇头不知。

也有少数人热心好事，也都是语焉不详方向乱指。

当对北京的好奇渐渐冷却之后，一腔希望也随之渐渐破灭，优优于是开始想家，开始想念大姐和阿菊，也想念她家的那条巷子……甚至，还想念除了埋头生意很少与她交流的姐夫。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

北京天黑了和仙泉真是不一样的，黑夜的北京比白天还要漂亮，到处流光溢彩，五颜六色。

那望不到头的霓虹灯让优优重新兴奋起来了。

北京真好啊！

但当她在街边的一家饭馆里吃完了一顿饺子后，又有点懊恼了，北京真贵啊！

饺子要多了，但她还是把它们都吃下去，她一顿饭就独自吃掉了十五元，是她有生以来没有的。

李文海这时再次出现在卧室门口，他催了一声快走！

然后上来强拉优优。

德子咬着牙爬了起来，和李文海一道硬把优优拖到客厅。

优优惊恐地看到客厅的沙发前面，凌信诚的父亲尸横一边，头中三枪，血溅五步，绛唇半开，双目不

<<平淡生活>>

合。
这恐怖的景象令优优不敢停步，她懵懵懂懂被李文海和德子挟持着，绕过尸体，走出大门，一直被他们拽上了那辆红色富康。

优优看到，阿菊已经坐在汽车的后座，紧张地睁着惊惶的眼睛。
这回是李文海亲自开车，德子也仓皇挤进后座，汽车旋即开动起来，在灯光暗淡的林阴道中，急急地行驶。

那个时辰我乘坐的出租汽车刚刚开到瑞华别墅宫殿般的社区门口，正在接受门卫啰唆的盘查——这种社区通常只盘查出租汽车，对私家车则有些不闻不问——当时我隐约记得确有一辆红色富康，从别墅区内放缓速度，稳稳驶出，从容不迫地在我旁边擦身而过。

如果我当时不是被那两位负责的门卫横加拦阻，我必将第一个目睹那个血腥的杀人现场。
门卫在拦下我后，中规中矩地打电话到我所要造访的住户家中，凌家的电话当然无人接听。
门卫随即公平地告示于我：“瞧，我拨了两遍，都没人接。

家里肯定没人。

”主人不在，客人自然不能进入。

我只好站在别墅区的门口，拨通了凌信诚的手机。

这才知道凌信诚正和他家的司机保姆一道，在附近的商场购物。

他听说家里电话无人接听，并未怀疑出了事情。

“孩子刚接回来，可能他们都在忙吧，”他说。

他让我在门口稍等，他说他们正在商场的门外走呢，大约十分钟后，我看到了凌家那辆宽大的奔驰。

那奔驰在别墅区的门口，接上我进了大门，直抵凌家别墅。

凌家的门前一片寂静，楼上楼下的扇窗户，都泄露着辉煌温暖的灯光。

司机停稳车子，又帮保姆搬运车内的货物。

凌信诚则领我步上台阶，用自己的钥匙开门。

接下来的情形我不想再多渲染，细述那个场面肯定会让读者生厌，那也是我后来一直试图回避的记忆，是多次让我半夜惊醒的恶梦。

凌信诚那天晚上被送进了医院，他的心脏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震恸。

我似乎成了那天晚上最先进入罪案现场的人中，相对较为镇定的一个，也许只是因为我与死者并不相熟。

司机及保姆开始还试图对信诚的父母进行抢救，但死者的模样让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这个幻想。

还因为当时更需要抢救的是凌信诚自己，他抱住母亲余温尚存的尸体，未及恸哭便昏迷不醒。

在帮助抢救凌信诚之后，我因为相对镇定而第一个想到了报警。

警察反应的迅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对公安机关从此好感倍增。

那天晚上我在凌家逗留了很久，接受调查询问直到凌晨。

凌晨两点我被警察准许离开现场，又乘车赶往爱博医院看望信诚。

信诚经过医生抢救，在他短短的人生中不知是第几次转危为安，我赶到医院时他仍在药物的控制下昏睡。

我找医生问了情况之后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告诉医生万一有事可以找我。

我本想对医生说我是信诚的朋友，开口时转念又自称是他大哥。

我这样转念缘自忽然而生的怜悯，因为我忽然想到，凌信诚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举目无亲。

为了叙述的清晰我不得不遵循时间的顺序，按时间顺序我早该先把笔锋转向那辆逃之夭夭的红色富康。

那富康开出瑞华别墅之后随即放开车速，在夜晚无人的机场辅路上仓皇狂奔。

当汽车开进市区之后，都市夜晚的繁华才让车内的气氛稍有松弛，车上每个人的心情各不相同，但从表面看他们都已惊魂略定。

李文海把车速放慢，并且开始和后座上的德子交谈。

<<平淡生活>>

他们在议论今天的战果，有多少现金，有多少珠宝和金饰……德子说他还从里面书房里翻出一块手表，好像上面都是白钻，这种满天星的好表，少说也值几十万呢，只是变现不太容易。

李文海说只要是真东西，让利换钱没啥不易，回头看看是什么牌子，带到南方自会脱手。

这时他们都听到了优优的啜泣，李文海说：优优，这些东西也有你的一份，我们本想早点告诉你的，又怕你害怕不肯带我们来了。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这种事搅进来要杀头的。

不知者不为罪，成可进败可退，得了钱有你的份，失了手没你的事。

我他妈处处为你着想，你他妈还委屈什么！

阿菊伸出双手，搂住优优，优优似乎是第一次地，对阿菊温暖的怀抱感到陌生。

她不知道李文海的冷酷无情，还能无情到哪里，而德子与他，干这事是否蓄谋已久；阿菊对这场血腥屠杀，是和她一样蒙在鼓里，还是早就串通一气。

也许那一刻优优什么都没法细想，她的思维也许还处于休克状态，只剩下少数知觉神经，支配着张皇无措的情绪。

他们开近一个路口，很触目的，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警车。

李文海和德子，一齐屏气息声，阿菊也全身僵硬，搂着优优的臂膀，禁不住微微发抖。

优优想喊，但刚刚苏醒的一点理性，立即封堵了她的喉咙。

李文海把那支手枪，就放在空着的前座！

他小心翼翼地驾车轻轻滑过路口。

那辆110巡逻车不知何故抛锚在此，对这辆车鬼鬼祟祟的红色富康无动于衷。

过了这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危险似乎解除。

李文海将车开进一条僻静的小巷，一直行至小巷的深处，才悄无声息地靠边停住。

优优被捕之后，最先来找我的，是优优的大姐。

她是让阿菊陪着来的，在优优被抓的第二天中午敲开我的家门。

人还没有进屋，优优大姐就屈膝跪在了门外的地上。

我和阿菊一道，扶起这个病弱不堪的女人，把她扶进屋子。

我给她们倒了热水和饮料，但没人去喝。

优优的大姐再次要跪，被我及时拉住。

阿菊也在一旁不停劝慰，让她坚强一点，有话快说。

她们来此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优优。

她们不相信优优会那样伤天害理，但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

面对这位只会以泪洗面的大姐，我也只能正面安慰：相信政府，相信法律，公安机关自会调查甄别；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我甚至以我浅薄的法律知识，向她们进行了如下讲解：即便公安机关有所疏漏，还有人民检察院认真把关。

即便检察院认定优优犯罪，还要经过人民法院审理确认。

法院审案子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还要组织合议庭一起商量。

再说就算法院判了，也还可以上诉。

上诉就有可能改判减刑，最多维持原判，加刑是不可以的。

再说还有律师。

律师都是最懂法律的人，会帮助优优据理申辩。

<<平淡生活>>

编辑推荐

一段超现实的爱情幻想，优优是个清纯而动人的女孩，她以她独特的清纯和坦然进入大城市后，投入了一场生死相许的爱情，也被牵进案件、官司之中…… 在读了海岩设置的口述实录的格局后，小说在虚实之间便让你不能放手。
通宵达旦，直至读到优优一走了之不知行踪。

<<平淡生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